

前言

「這是最好的年代，也是最壞的年代。」Charles Dickens的名言或許也很適用於現今國小教師面臨的性教育教學處境。面對性教育教學，教師有許多難題與焦慮。「我們其實很為難！」是許多國內外小學教師的性教育教學心聲（蕭昭君，2010a；Ashcraft, 2003；Kehily, 2002）。例如，英國學者Epstein發現五年級國小教師在性教育教學上擔心觸犯「禁忌」、害怕被家長質疑、抗議，因而選擇生殖議題影片教學與確保「異性戀為尊的正確思考」（蕭昭君，2010a；Epstein, O'Flynn, & Telford, 2003）。國內學者蕭昭君（2010a）指出，臺灣的國中小教師，針對性教育教學課題，困擾於「不知道如何教、要教什麼、教多細、該不該教」的恐懼，也有來自家長抗議或是社會視聽的顧慮。2011年特定宗教團體以「真愛」為名反對中小學教導多元性傾向與情感關係的性教育即是一例；即將實施的性別平等教育新課綱，在國小階段欲調整加入「性取向」、「多元的性別特質」、「性與愛」、「多元家庭型態」等次要概念，這項變革引發眾多反對聲浪與社會輿論關注，在在呈顯出國小教師的性教育教學難題不是簡單的個人議題。¹社會學家Mills（1959）在經典著作《社會學的想像》指出：私人苦惱可以連結到社會公共議題的層次。國小教師對於性教育教學的焦慮，不只是個人教學知能不足的問題，它涉及到性教育政策、性教育知識論述權力關係、校園結構與文化，教師的性教育焦慮是個極需被關注的教育現象。

因此，本研究運用民族誌，以國小高年級教師為研究對象，探討國小教師的性教育教學焦慮與教學實作經驗，從老師「教什麼」與

¹ 關於此一事件的相關報導和引發的後續效應與處理，可參見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「新聞專區」。網址：<https://www.gender.edu.tw/index.asp>

「如何教」當中，深入理解教師性教育教學焦慮與教學實作之間的意義。希冀藉由本研究發現，為基層教師提供一個「正視性教育」的契機，面對性教育焦慮時的坦承、接受、理解，可以進一步轉化為期許自己進步的能量。誠如蕭昭君（2010a）所言，針對性教育教學的恐懼，不是只能讓人無法動彈，它也可以成為激發教師採取更進一步有效教學行動的驅力。

文獻探討

一、性教育論述與教科書角色

國內研究指出，從小學到大學的健康或性教育相關課程，多數呈現以異性戀為中心的意識型態與人生假設，是缺乏「差異」觀點的泛道德論述，以及以醫療專家知識取向的性生理教育。這樣的性教育忽視同性戀或其他多元性實踐的存在，以及忽略身體在性教育中應有的位置（游美惠，2002；楊幸真，2010；蕭昭君，2010b）。此外，傳統性教育雖逐漸加入性別面向，但仍只是著眼於兩性如何相處互動與性別角色扮演等表面問題，缺乏對於體制化的性別體系如何具體而微的在日常生活各層面運作，並影響個人的性與身體方面做探討（游美惠，2002；游美惠、黃馨慧、潘慧玲、謝小苓，2004）。

本研究檢視現今國小高年級健體教科書，以六上康軒版健康教育教科書為例，「非常男女大不同」的性教育單元名稱與內容，再製與強化「兩性」與男女的生理差異，忽略多元性別者存在的事實。

但在進入青春期的後，發現原本不分性別玩在一起的同學，開始有了性別之分，兩性之間多了好奇、猜測。²

² 底線為研究者自行加上，以下劃線處亦同。